

詩語背後

◆木木

一脈千秋正氣歌

今年第一次在深圳過春節，恰逢多年不遇的寒潮天氣。連續數日，陰雨綿綿，竟有了些江南春節的感覺。大年初一，早上就開始下雨，一直持續到午後。3點左右，雖然天還陰着，但雨住了，便想出去走走。

原本打算去蓮花山公園，到了公園停車場，保安不讓進，說是沒有預約。這才想起來，昨天深圳又查出一例新冠病毒輕症感染者，剛剛放鬆的管控措施再度收緊。疫情當前，遵守規定是第一位的，只好另找地方了。

近日涉獵宋史，頗有些感觸。由於南宋朝廷亡於南海，深圳建有一些關於宋亡歷史的紀念場所，如宋少帝陵、文天祥紀念館等。早聽說蛇口附近有文天祥紀念公園，想必今天遊人不多，正好去看看。

文天祥是南宋末年歷史悲歌的標誌性人物，他「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生死觀，在中國文化傳統中有着精神圖騰的意義。宋朝立國300餘年，創造了經濟、文化、科技高度繁榮的時代。陳寅恪認為「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可惜主流史家並不視宋朝為盛世，卻對其兩度傾覆歎歌於懷：初亡於金，再亡於元。不過，最讓人心生感慨的，還不是王朝的輝煌，或者王朝的潰敗，而是王朝覆滅時華夏兒女展現出來的英雄主義。

文天祥紀念公園坐落於南頭半島最南端，原是一座濱海無名小山，東臨深圳灣，西臨珠江口，與大南山、小南山呈鼎立之勢。公園入口建在北邊，圍裏設施並不多，主體是兩座反映文天祥晚年事跡的石雕。過了石雕，進入略呈「8」字形的登山環道，全是修葺整齊的石階。沿途建有幾個小亭子，供遊人休息觀景。一路上，遇三五遊客和一黃一白兩隻流浪貓，植被還算茂密。天陰沉沉的，鳥瞰蛇口、赤灣兩大集裝箱碼頭連片而圍，塔吊默然林立，伸向蒼茫的天海之間。

伶仃洋，這片讓文天祥仰天長嘆、士大夫感懷不已的悲情水域，一覽無遺地出現在眼前。左前方是傳說中勞軍盆菜的發源地屯門，山形水勢，清晰可見。右前方是珠三角進入南海的咽喉要地內伶仃島，現為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想到今年是農曆虎年，而南宋末代小皇帝趙昀倉皇即位，信國公文天祥戰敗被俘，乃至終結趙宋王朝的崖門海戰爆發，也都發生在虎年。一種滄桑感，油然而生。

文天祥本是一介書生，家庭殷實，天資聰穎，20歲即中進士，並點狀元。當時的南宋朝廷，已然處於風雨飄搖之中。1275年，39歲的文天祥時任贛州知府，毅然奉旨「勤王」，散盡家財招兵買馬，數月內即組織義軍3萬餘眾，開始了戎馬生涯。此後3年多時間裏，轉戰福建、江蘇、江西、廣東諸省，屢建戰功，無奈生逢末世，時運不濟，終至戰敗被俘。

文天祥被俘不久，南宋軍隊與蒙元大軍在廣東崖山附近海域決戰。海戰持續兩個多月，結果宋軍全軍覆滅，南宋亡國壽終正寢。左丞相陸秀夫背着年僅8歲的小皇帝趙昀投海自盡，隨行官兵民眾亦相繼跳海殉國。10萬浮屍，天地同悲。

與此同時，號稱唯一沒有被蒙軍攻克的英雄城市——四川合州釣魚城（20年前蒙哥大汗攻城未果，死於該城之下）宣布投降。除主帅王立外，30餘位守城將軍集體自刎。這些將軍多年浴血奮戰，早已置生死於度外，眼見王朝覆滅無國可守，以這種決絕的方式向佔領者發出警告並承擔了所有歷史責任：堅持抗敵，人在城在，是守城者職責所繫，與城內百姓無關；我們既已受死，爾等不得再傷無辜。他們死意已決，卻不惜背負投降的道德污名殺身成仁，意在敦促忽烈信守不屠城不殺戮的承諾，用自己壯烈的死，換取全城百姓更好的生。

獄中的文天祥，正經歷精神的涅槃。崖山10萬君臣奮然蹈海的悲壯，釣魚城亡國將軍集體自刎的豪邁，令他深受震撼。勸降的說客絡繹不絕，其中不乏蒙古王公、降元高

官，更多的是親朋故舊，忽烈還親自出馬，甚至被俘的南宋小皇帝趙昀也加入了勸降者行列。文天祥被整整關押4年，經受了各種威逼利誘和折磨，最終不屈而死，時年47歲。

貪生，可以找到各式各樣的借口。赴死，卻只因了精神一脈：或為國，或為民，或為氣節。有此精神，充盈於心，生死何足道哉！降與不降，早死遲死，都是形式。國在則殉國，民在則護民，國破民歸，惟節操當之。此情之下，讀文天祥獄中千古絕唱《正氣歌》，更讓人動容：

天地有正氣 雜然賦流形
下則為河嶽 上則為日星
於人曰浩然 沛乎塞蒼冥
皇皇當清夷 含和吐明庭
時窮節乃見 一一垂丹青

大氣磅礴，凜然不苟，宇宙乾坤，萬古長存。誠如文山公所言，當正氣衝霄貫日月，生死亦不足論；大地因之而存，蒼天因之而立；三綱有它方能維繫，道義有它才見根本。

珠江口東岸有鳳凰山，山下有文天祥族人所建鳳凰村，迄今700餘年。我曾專程造訪，除了古樹古建築，對文氏宗祠印象尤深。宗祠三進院落，主殿命名「正氣堂」。當我步入其中，彷彿感受到了當年的金戈鐵馬和熱血悲歌，國破族亡卻也氣壯山河。浩然正氣，千百年來，廣續不絕：

丞相縱身殉國難
將軍飲劍祭山河
忠魂十萬滄溟去
一脈千秋正氣歌



◆鳳凰村文氏宗祠主殿「正氣堂」。作者供圖

官，更多的親朋故舊，忽烈還親自出馬，甚至被俘的南宋小皇帝趙昀也加入了勸降者行列。文天祥被整整關押4年，經受了各種威逼利誘和折磨，最終不屈而死，時年47歲。

貪生，可以找到各式各樣的借口。赴死，卻只因了精神一脈：或為國，或為民，或為氣節。有此精神，充盈於心，生死何足道哉！降與不降，早死遲死，都是形式。國在則殉國，民在則護民，國破民歸，惟節操當之。此情之下，讀文天祥獄中千古絕唱《正氣歌》，更讓人動容：

天地有正氣 雜然賦流形
下則為河嶽 上則為日星
於人曰浩然 沛乎塞蒼冥
皇皇當清夷 含和吐明庭
時窮節乃見 一一垂丹青

大氣磅礴，凜然不苟，宇宙乾坤，萬古長存。誠如文山公所言，當正氣衝霄貫日月，生死亦不足論；大地因之而存，蒼天因之而立；三綱有它方能維繫，道義有它才見根本。

珠江口東岸有鳳凰山，山下有文天祥族人所建鳳凰村，迄今700餘年。我曾專程造訪，除了古樹古建築，對文氏宗祠印象尤深。宗祠三進院落，主殿命名「正氣堂」。當我步入其中，彷彿感受到了當年的金戈鐵馬和熱血悲歌，國破族亡卻也氣壯山河。浩然正氣，千百年來，廣續不絕：

丞相縱身殉國難
將軍飲劍祭山河
忠魂十萬滄溟去
一脈千秋正氣歌

字裏行間

◆黃仲鳴

流行與通俗

通俗小說等於流行小說？

年前，買了部上下冊的《中國百年流行小說1900-2010》（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作者為四川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譚光輝。據稱，這書是他費了15年的苦功而成的，也為我理清了什麼是流行與通俗。真的是長學問了。

他說：「流行小說與通俗小說似乎被看作可以大致畫等號的兩種文學類別。在許多研究通俗文學的學術著作中，都把追求暢銷看作通俗小說最為重要的品質，而流行小說都被毫無商量餘地納入了通俗文學的範疇。」

他指出，這些研究者包括范伯群、湯哲生、方忠、李勇、陳必祥、王先需、張華等，因為，作品暢銷就說明讀者眾多；自然是「流行」，受大眾歡迎，當然也就是「通俗」了。這在邏輯上似乎是通了，但實則卻非如此。

譚光輝為「流行小說」作定義，所根據的是再版次數、發行數量、銷售數量、被作為熱點討論的程度等硬性指標確定的小說種類；由此而觀，一些被目為「通俗」



◆這書別有觀點，值得一看。作者供圖

的如《海上繁花夢》、《九尾龜》、《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老殘遊記》等，都屬流行小說。而魯迅的《吶喊》、巴金的《滅亡》、茅盾的《蝕》等，都被視為「嚴肅」的作品，都屬流行作品。

不過，我認為，通俗作品無論是否暢銷，內容既是符合通俗的特質，它就是通俗。如金庸的武俠小說，無可否認，它是流行小說無疑，但不離通俗元素，所以，它始終是通俗作品。而魯迅與巴金、茅盾等人的作品，當屬純文學。它們是流行作品，但非通俗作品。

趙毅衡在《兩種經典更新與符號變軸位移》一文，把經典區分為「學院經典」和「群選經典」兩種類型。譚光輝據此而大論所謂「經典化」，他舉的例子是《老殘遊記》：「《老殘遊記》在20世紀的銷售業績變化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老殘遊記》在晚清並不算特別暢銷，但是在1920年之後，銷量大增且版本眾多……根據日本學者樽本照雄的資料，它的版本數達到了300多種，是整個20世紀版本數最多的小說。」

即是，《老殘遊記》本是暢銷書，是流行小說，但經過「群選經典」，所以，譚光輝說：「它不再被文學批評家納入通俗小說或流行小說的範圍之內進行描述。」

這道諸香港的金庸小說，它是通俗小說，也是流行小說，後來卻成「群選經典」，再而是「學院經典」；換言之，它和《老殘遊記》，甚至是《紅樓夢》等，已非「通俗」，但仍是流行的純文學？這一點，值得我們深思。

不過，我認為這些作品，仍是流行文學，仍是通俗文學。然而細心一想，是嗎？或者，我們不要再分流行與通俗，不再區分雅與俗了。我們仍堅持這點：檢閱作品只須分好看的和不好看的。是嗎？值得大家深入討論和研究。

民間文學 粵語講呢啲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新七步詩》、《新虞美人》·老黎·食字·捉字蝨



阿仔阿女，新年流流，要同爺爺嫲嫲啲「老黎」嘅嘢啱吓！



妹，想運多啲利是，「唔老黎」嘅說話祈禱講！



「食字」會唔會係咁呢？



估下表達這虎年最「老黎」嘅「食字」成語。

《粵語講呢啲》

《新七步詩》、《新虞美人》·老黎·食字·捉字蝨

香港在「第五波新冠疫情」肆虐下，筆者依據曹植的《七步詩》、李煜的《虞美人》仿作了《新七步詩》——延防疫禁令、《新虞美人》——變種肺炎版，以描繪當前狀態：

《七步詩》曹植
煮豆燃豆其 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

《新七步詩》延防疫禁令
禁令收無期 全城苦中泣
以為可翻身 轉頭全告急

《虞美人》李煜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
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
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新虞美人》——變種肺炎版
變種肺炎何時了？棺材老本剩多少。
通關無期空吹風，各界不堪回首苦其中。
隱形傳播實在在，禁令點寬改。
問君備埋幾多愁？恰似口水鼻涕係咁流。

豆棚閒話

◆青絲

不插電生活

你能接受過一周甚至更長時間的不插電生活嗎？所謂不插電，就是摒棄一切需要電的現代化設施，改用相對原始的方式應付日常生活——煮飯燒水用煤爐或柴火，點蠟燭或油燈照明，不用電腦和手機，娛樂消遣只看書或靜坐冥想……身處當今這個科技時代，想從中抽離出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如果能夠跳出慣性思維，就會發現從全新視角去認識一些舊事物，也是很令人高興的事。

美國西維珍尼亞州有一個小鎮，因靠近綠堤天文台，為了防止電磁干擾，須長年保持無線電靜默，小鎮內禁止使用現代科技產品，包括手機、電腦、電磁爐、電動牙刷等需要電源的生活用品，購物也只能使用現金，刷卡都不行。但是，這個看起來生活非常不方便的地方，卻吸引了不少人專程來到這裏，體驗真正的不插電生活，放空自己。

住進小鎮的人發現，繞開科技產品

後，生活節奏就慢了下來，原本疲憊麻木的心靈，以及逐漸淡淡的好奇心，隨着每天各種計劃之外的偶遇機緣或事件，又被重新點燃和激活。之前因為依賴科技產品而鈍化的生物記憶，也開始復明和覺醒。加之人在腦子清朗的狀態下，閱讀也特別有感覺，能通過自身的感受體驗，完全沉浸到由書籍營造的精神世界中，發現另一種看待存在的方式。

這絕非心理作用，美國杜克大學做過一項著名研究，現代人每天的行為有40%是出於慣性，而非本人的主動選擇。尤其是人們依賴科技產品生活時，會不假思索地根據即時情境進行思考，很多人於下意識中，就做出了和別人一樣的選擇和行為，由此呈現出單一化、同質化的生活形態。

除此之外，現代人還有一大誤區，就是總忍不住想要尋找行為的意義，或者根據經濟價值來判斷意義的高低，由此被禁錮在狹小的思維空間

生活點滴

◆吳興民

過年的「接力棒」

當女兒再三邀請我們老兩口去她家過年，並晒出一份年夜飯的菜單，還一再申明，此次過年讓爸爸媽媽還有公公婆婆什麼也不要幹，不採購、不烹飪，甚至不必踏進廚房，只管坐着吃喝就行。我頓悟，過年的「接力棒」算是完全交到了女兒的手裏了。

今年過年有些特殊，外孫遠涉重洋出國留學，新冠疫情依然洶湧，女兒說，就安穩在家團年吧，圖個熱鬧和安全。

接連幾年都進入「逆向過年」模式（通常是小輩到長輩家過年，長輩去小輩家過年是謂「逆向」），亦即偕同親家公親家母去女兒家吃年夜飯，自己再不必買長買短、發錢動灶、奏響「鍋碗瓢盆交響曲」，今年女兒索性把我們接去度個團圓的年假，那麼我們老兩口真正意義上過個享福年啦。我在微信裏向女兒表示感謝，女兒回應說，以前你們年年為我們忙活，現在應該我們為你們忙活，你們只管做「老封君」便了。

「老封君」這稱謂真是久違了啊，原意是受皇封的老人，引申為什麼也不幹，坐享其成。女兒從小由我母親帶大，聽慣了奶奶慣常的措詞用語，「老封君」便是我母親的口頭禪，我年少時也經常聽到母親用這詞語，當

年母親從老祖母手裏接過過年的「接力棒」時就說道：「媽媽，過年的事全交給我，你只管做你的「老封君」。」那時三代同堂的大家庭雖然分灶分家了，過大年則是聚在一道的，老祖母毅然把過年的「接力棒」交給了二房媳婦——我的母親。母親一掛帥，便「坐帳發令」，把過年的諸事調排得井井有條，大客廳三張八仙桌和一張半桌的祭祀禮進行得莊重有序（八仙桌祭祀亡故至親和表親族親，半桌祭祀歷代亡故的傭人），年夜飯吃得豐盛熱烈。

母親「坐帳發令」偕多年了，長輩們也陸續離去，她自己也終於年過了，於是就理所當然做上了「老封君」，所以她老人家逢人便說：「現在我當上『老封君』哉，真是福氣啊。」滿心幸福溢於言表。從此後過年的「接力棒」遂由我兩個妹妹接了下來。那時的大家庭規模大抵都越分越小，但過年則是聚多離少。兩個妹妹頗得母親的真傳，也一年一年把過年諸事經辦得有聲有色。再後來母親去世，大家庭聚會過年的幾率幾乎不存也。好在每個小家庭過年的氣氛依然熱熱鬧鬧，時有新的排列組合，譬如我大妹和弟弟仍經常過年聚合、祭祖團年、繼承傳統哩。

裏。其實很多時候做一些事情，是完全不需要意義的。如仰望星空、獨自發呆、置身野外欣賞自然風景。就如心理學家阿德勒所說：「這個看似飽含意義的世界而鈍化的一特徵就是充滿了各種謬誤和荒誕。」但身在其中的人，卻未必能意識到這些謬誤和荒誕。

不插電生活，儼如一個引導觀念轉化的開關，有時只需輕輕按下，就能看到不同的風景。像炎熱的夏天，獨自拿一本書到山上享受自然涼風，度過一段不需要空調的輕鬆時光；或者百無聊賴的下午，買一個冰淇淋坐在路邊的長凳上瀏覽街景，享受陽光照在臉上的日暖風和……哲學家沙特曾說，如果一個人獨處時感到寂寞，就說明沒有和自己成為好朋友。若是在此基礎上進一步闡釋：沒有學會放棄目標導向思維，一旦離線就感覺事物脫離掌控、世界行將吞沒自己的人，也不可能真正擁有內心的平和。

我40年前就到無錫做了「上門女婿」，初時過年總有岳母操持着，我和妻子則當個幫手。岳母是上海人，過年基本是「上海風格」，我就把自己老家蘇州以及無錫的元素有機融入，好在都是江南情味，就拿年菜來說，也是大同小異，譬如上海口味的水筍走油肉、四喜烤鴨，蘇州口味的白切糟雞糟肉、「三件子」（即整雞、整鴨和整蹄膀），無錫口味的糟扣肉、釀麵筋等皆入菜譜。一年一年，終於岳母也年過了，過年有點力不從心，我就一點一點把過年的事接了下來，終於把岳母過年的「接力棒」完全接了過來，讓岳父母也當上了「老封君」，不僅年夜飯在我家、或者到飯店進餐，就連住宿也請二老到我家下榻，偶爾上海的內弟和小姨子及其他親戚一起前來團年，都下榻於我家，三室和一廳全住了個滿堂，那情景真是紅火風光哩，那時的我可謂「威風八面」啊。

而今，時光荏苒，歲月不饒人，我們老兩口皆進入「古稀」之年啦，女兒進一步將我們「解除武裝」，我們也終於「繳械投降」，快樂幸福當上了「老封君」。

就不知女兒接過的過年「接力棒」還能不能再往下傳遞？